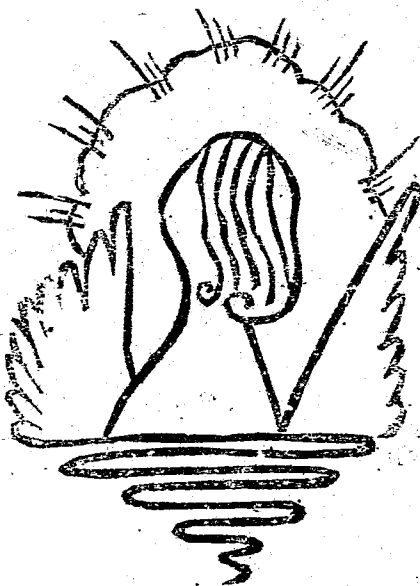


新中國文化叢刊第十種

遊絲集

蔓鋤著



月鏡書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MG
I24647

326

2

蔓 鋤 著

新中國文化
叢刊第十種

遊

絲

集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印行



3 2173 0415 7

00785

集 絲 遊

游絲集

目次

在安南
夜渡湘江
荆襄道上
草灘分手
晉疎南去
病
無花的春天
哨崗
南旋



382

遊 絲 集

遊絲集

(一) 在安南

蔓 鋤

七月的熱風吹乾了椰子樹上的雨滴，空氣裏瀰漫着海的鹹味，花的芳馨。從漆黑的雲團裏，衝出一輪皎潔的月亮；依然照徹着奔騰而壯闊的江流！

茜和我走出 Hotel De Lu Gac 的大門，爲了避免車子的擁擠和紛亂，沿着一條幽暗的林蔭小徑，背向着河內的街燈，駛往無人的車站，這時我們都保持一種嚴肅的沉默，各自懷着趨異的心情。

「曼，在離亂的世界裏，痛苦的逃難，多麼辛酸。這大概不是我們能夠體驗的吧！」
「和鐵石碰擊出火花似的地忽然發出了感嘆，或者，她還在回憶湘桂路上難童車遇險的故事。」

「長期抗戰，決定了長期苦難；這是每個中國人都要遭遇到的。不過，——我加強了語氣說下去，——也惟有經過長期的苦難，才能使中國得到新生！」

「哼，」她不屑地說，「你以爲這兒的中國人，也會遭遇同樣的苦難麼？」

「當然。歷史註定每一個留守安靜的角落，都會蒙上戰爭的惡運！」

「不過，我總不願意勾留在這灰塵般的房間裏。明天……」她忽然啜泣起

來，我知道她有所觸動。

夜風吹動闊葉樹影，芭蕉林下飄逸着交趾姑娘淫蕩的笑聲。我們向着漸漸低沉的月兒走去。

曾和我相識在一個偶然的機遇裏：約摸一星期前，我奉到×××××的命令，要帶一批空軍烈士家屬由漢口起身，經過湘桂公路，假道安南入滇。但是我的任務只要送到安南。這時湘桂路上軍運甚忙，車輛非常缺乏；就使有車，也免不了路局人員要從中壟斷。我們因為行李笨重，人數又多，要包乘座車，那就毫無辦法。而且從衡陽搭車又不能直放桂林，必須在湘桂交界處的黃沙河轉車，才能繼續前行。所以費了很大的周折，才辦妥車子的事。

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個悶熱的下午，天空沒有一點兒浮雲，黃沙河車站上被一羣逃難者和漂泊的人擁擠得水洩不通，惡心的汗臭，波動的塵土，噪雜的聲浪……；孩子拖着母親的袂角，年青人氣喘地趕向售票處的近邊，老年和病人却被推動得來回搖擺呻吟悲嘆。

「最後一批票已售盡」八個大字，給後來者享以閉門羹。

我預先因為向站長包好了一輛可容五噸半的車子，所以正在忙着安排一切。

「同志！你們將往桂林去嗎？」我將頭偏向左十五度，看見一位身着戎裝，態度從容，體質強勁而又有溫良品性的女子。

「是的。」我畏縮打采地答覆了她。

「那麼——」她半吞半吐的說：「我祇有一個人，並沒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允許搭乘你們的車子嗎？」我略微有些躊躇。但仔細端詳了她那溫文的舉止，確已夠完全證明她的身份；況且車子又不真是沒有容身的地方，所以我似乎找不出可以拒絕的理由，就索性答應了她。

舊也是到雲南去。因為那裏有她可愛的故鄉，美麗的田園，尤其是那風燭殘年的慈母。在這漫長的道上，顛簸的車中，我們整日在一起。盡情的歡洽，豪縱的談吐，減去不少旅途的寂寞！我們從一九三三——三四年美國革命文學的成長，談到坎特韋爾（Cantwell）洛林斯（Collins）康洛伊（Conroy）和阿穆斯特朗（Armstrong）等人的著作。我們又從狄卡爾黑格爾談到霍布斯，和費爾巴哈……以後她還坦率地告訴我：她的家庭是一個十足封建社會的產物，父親在大革命時代怎樣為革命而悲壯地犧牲，她是這家庭中最可寶貴的獨養女。叔伯們為要順利繼承佔和瓜分她父親底遺產，就極力慫恿着母親逼她早些與××大學的一位青年訂婚。當她還在南京××××學校沒有畢業以前，就接到過很多的電報，說是母親害病，要她回去，但是她早知道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雖然惦念着自己慈愛的母親，也只好置之不理。這絕對不是她的殘忍，乃是萬惡的封建勢力阻止了她。

現在呢，學校已經畢業了。那邊幾年不見的家鄉，望穿淚眼的可憐的慈母，和那許多夜間等候月亮，清晨等候太陽升起的自己的林園，當着這戰爭紛亂和漂泊之中能不乘機回去瞻顧和料理一番嗎？如今她是勇敢踏上歸途了。不過，偶一想起未來的險惡，

又不至免裏沉入恐怖、懾惑的深淵。像暴風雨前一隻無舵的小舟，勢將遭遇到驚濤駭浪的淹沒。

「明天，明天她將要乘上滇越鐵路第一次開往昆明的來車，駛向那茫茫的歸路！」

「但是，我相信我是有力量的！」她擦乾了自己的眼淚，凝視着遠處的燈火。

我們在被惡冬纏繞的籬笆間寸寸，犬在林樹裏狂吠。……

不必難過，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對於你自己的生活的，自然也有你自己的認識。只盼

你不會錯誤！」

「我有愛自由的熱情，不願做家庭的俘虜。我要跑到那改革了的社會中去！」

「那樣的社會，恐怕還存在於你的理想中吧？」我半諷半諧地說着。

「不，有很多潛伏在安南活動的朋友，曾經暗示過我一個方向，說那裏是中國的莫斯科。她越發激動起來。

「你說的是陝北嗎？」

「……」她無言地微笑，把目光移視到一顆明滅的星星上去。

「不要忙於相信任何人都是知道真理的，莫斯科未必就盡使我們滿意？」

「當然，我並不想去加入××黨，不過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去實際的觀察一番罷了。」高爾基不是說過：人可以在魔鬼自身上學習到東西，……研究並不是降

服的話嗎？」

「你的意見——」

「你的意見——」

「但是，」她強着說：「明天呢……？」她把頭低垂下去。
「明天日出之前，你勇敢地踏上歸途，不久，我將在那迷茫的黑夜，守着一個衝出雲團的月亮！」

(二) 夜渡湘江

滿天星光，搖搖欲墜，岳麓山被蒙在沒有定形的霧氣和水蒸氣裏，周遭廣漠而黑闊，江水在蘆荻生長着的岸邊流湍。

茜攙着L小姐的臂膀，我在後面押管行李的腳伕，步子踏在海綿似的沙灘上，每走一步水都從我們的足下迸將出來，每舉一步脚上便發出吸住不放的嘶聲，就好像這多情地面不願放我們的脚起來似的，茜和L在前面隱沒入蘆葦叢裏，由一個泥坑到另一個泥坑地選擇着路走，我們在後面的便緊跟着前面走過的足跡，這樣好容易才摸索到寂寞的渡頭。

夜深了！江流漸漸地擦着板底蕩出一種微妙的水波的音乐，擺渡的人緊挨着舵桿慢條斯理地搖動着疲乏的身肢，船兒緩緩向西岸推進。

「茜，半夜的寒氣很重，你應該加上外衣，」L的聲音。

「不，我心裏覺得很熱，還是你披上我這件吧！」說着她把外衣披在L的肩上。

一顆流星從天空飛過，她們像發覺奇蹟似的搶着觀賞，船身一陣簸動，舵兒斜斜到一邊，我的身子也跟着搖擺起來，浪花打濕了襟袖。

「這兒正是江心，當心做湘水裏的鮫人哩！」我笑着說。

「啊，真的，L得要留心！你不是整日掛着鮫人的珠淚嗎？」茜打趣地說。

L小姐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她經不起風浪，抑壓不住感情；稍微有點刺激就要流盡熱淚三升，這次我們和她的別離，恐怕要比茜上次回去時的打擊更重！因為我們是要到一個完全陌生而又充滿恐怖的環境中去，茜曾經爲了這件事躊躇過多少次，她和L是同鄉又是多年同學，××學校畢業後同派在長沙服務，現在要一朝分袂，這在L小姐當然更是不能不有動於衷了！

我們的船靠了埠，就在車站附近找下一家小小旅店，準備明兒一早和茜搭上往常德去的汽車。

外面落着小雨，搖曳的燭光在壁上抹着淡淡的青影，旅客們早已沉沉入睡；發出鼾聲的鼾聲，這真個是「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的時候，夜如少女般的溫柔；溫柔得如水，只是我這漂泊異鄉爲異客的，却耐不過這種淒涼的况味！

「茜，當你前次回去，我總以爲不會再出來了，誰知偏又能夠重聚在一起，這是怎樣地的甜蜜和愉快啊！可是，想不到匆匆地一月，又要和你作更可怕的別離！此後要重相見……」L的聲音漸漸梗塞，熱淚又充滿了她那胡桃似的眼眶，手裏在替茜縫織着的那件未完工的毛織衣也停放下了。

「L妹！我何忍離開你？然而我這一瓣鮮紅的「熱望」——」茜凝視着將要炸落的燈花。

「熱望？」L賭氣地說：「熱望着的东西常常會出乎一般人的知識和經驗之外，而帶來一個相反的結果！」

「事情並沒如此嚴重，」我說：「不過，爲了我們青年人探求真理的瘋狂的決心，大概不久就會回來的！」

「是的，不久就會回來的！」茜也強着安慰她。

「但願如此！」L重行拾起針繡。「不過社會上的人，恐怕要飛短流長！」

「這個我們不怕！」茜挺着胸脯說。

「我們可以用青年人勇敢的精神，高貴的品性，和貞潔的行爲去戰勝社會上一切偏見」我也很有把握地說。

「是呀！」茜笑着把那蓬鬆的捲髮「這才是青年革命的精神呢！有人說：普通人多是死人，不是活人，因爲他們怕生活，怕過冒險的生活，這話頗有幾分道理。」

茜的理智豐富，自信心很強，對革命向抱着熱烈的態度，她不慣於那故鄉溫暖的空氣與美麗的風景，而要從豪養着的柵欄裏遁逸出來；像無羈轡的野馬一樣的馳騁在莽莽的荒原上！她有一雙銳利，烏黑，而又逼人的眸子，和一個高貴的可比Nourves（法國人在非洲殖民地Algerie創立的步兵隊）的身軀，一望即知並非普通的所謂「女性」，我頗敬重她的人格和操守，處處以同志的關係互相親熱而又帶着幾分生疏的態度周旋着，我既沒有哥德所描寫的主人翁赫爾曼（Hermann）那樣要在戰爭紛亂中求少女做妻室的意思，而茜也不是一個容易馴服而就範的杜羅特亞（Doretia）！我們的接近，完

全是爲了達成某種願望的互相幫助的同志，開始就不曾存着什麼美妙的戀愛生活萬意念，這也許在L小姐和一般人的想像中將是一個永不可解的謎。

樹葉在窗外簌簌地飄落，十月又祇剩下兩天了！舊自掙扎着離開那可怖而又可愛的家庭，已經是一月以前的事；那時我亦正隨着×××會流徙到了湘衡。爲要實現和完或在安南的願望，特地跑到長沙來和苗商定出走的一切計劃，那天正當一個美好的中秋月夜，只是長沙整個在空襲警報中，我也就在伊自己的花園裏消磨了這一夜，關於事情的進行，因爲事實上阻難甚多，不得不化費一個較長的時間和較多的精力，擺脫開那些不可解的紛擾與困惑，今晚才算安然渡過這迢迢的湘水，隱跡到一家小小的旅店。

現在，等到東方發白，我們就挾着這顆徬徨不安的靈魂，開始那無盡的漂泊！

(三) 荊襄道上

汽車噴射出兩道陰慘的光芒，胡亂地攢過許多森林，凹地，和村落。……大家都疲乏地閉上眼睛想睡去，它却拼命載着我們和時間賽跑，在蜿蜒灰色路的盡頭，顯出一叢青勁勁的矮樹林，樹林的邊緣縈繞着一道牛乳似的在亂石上澆流着的小溪，我們的車就停放在這溪流的邊上。樹枝觸了臉，露珠灑落下來滴入頸項，像被一股冷流侵襲着。司機在換去散熱器裏已經沸騰的水和加添汽油，我們却檢拾些殘敗的枝葉在樹林裏燒起野火。燃枝噼啪地爆響着，火星在空中跳舞。苗取出保暖瓶裏的水和在沙市買的點心來，分了一部份給另外的三個青年；大家雖是覷面不相識，却都毫無拘束地談着，笑着。

蒼還低聲地哼着 Beethoven 底月光曲。……在這樣美麗的森林的夜晚，我還是生平第一次舉行這樣愉快的「辟克尼克」呢！

青年中兩個是浙江人，一個是從菲島馬尼刺來的。他們在荊門時背上都背着很重的氈包，用革帶繫在雙肩之上，每人手裏各拿着一隻木棍，權充手杖。他們走動時彎着背，兩肩向前伸着，頭比肩更向前伸，兩眼垂視着大地，身子疲弱不堪，臉上現出久經艱苦後所生的那種忍耐的表情；有氣沒力地拖着遲重的步子在炙熱的陽光和塵土飛揚的路上很困難地擠入官臺地逃避災難的人們的行列裏行進！

因為武漢已經失守，荊襄道上突然呈現緊張的狀態。大軍調動的忙迫，小百姓拖着破衣敗絮倉皇逃走的狼狽情形，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老的用四脚朝天的竹床或扶梯之類擡着走，襁褓裏的就用籬筐挑在男人的肩頭，或是縛伏在女人的背上。傷兵裹着血污的衣褲暈在路口；微弱地呻吟，悲慘地嗷叫；……平日在馬路上拉着哥兒小姐逛舞場，進戲院，遊公園的洋車，這時都堆滿了骯髒的破爛的物件，在田野裏蹣跚着。凌晨混雜喧闐，……公路上被擁擠得馬仰人翻，煙塵撲地。這是一幅極可痛心的悲感時日的畫面！

太陽漸漸沉沒到樹林背後去了，晚風吹着荒涼的原野。我們那時剛在荊門休息片刻，就又開始趕路的當兒，突然從紛亂擁擠的人羣裏，擠出三個沮喪的青年，不由分說就將背上的氈包解鬆拋擲上來，隨即用一個最敏捷的姿勢，一躍而進了我們的車子。苦莫明其故地癡瞋了半天，我也帶着警戒的好奇心向他們看着。

「你們……是……土匪嗎？滾！滾下去！」司機口吃地發出兇狠的呵斥：

「呵，對弗起，同志！我們實在——」

「不……不要……囉嘛！滾：滾下去！」

「同志！我們都是學生，因為由漢口動身，步行得太久，眼看就會倒斃在路上，所以要求您原諒！」

「不行，不行，」司機的助手說：「你們懂公事嗎？這是軍用車！」

「把……把……他們拖……拖下去！」司機命令着助手。

我對這幾位處境困頓的青年，當時發生無限的同情和感奮！他們為何受着這種不幸和不平的待遇呢？是得於所謂「公事」嗎？是因為「來歷不明」嗎？……我看一切都

不，主要地還是怕不能和我一樣地繳足三十元錢的車費罷了！呵，你這把社會抽出了熱，抽出了光，抽出了愛的腐蝕人類心靈的金錢底魔力呀！你真的：

「充分能夠——」

把一切最黑的變成最白，

一切醜惡的變成美麗，

一切罪惡變成良善，

一切下賤的變成高貴，

怯懦的變成大膽的勇士，

「切老耄的變成年青及新生！」

司機把車裏的氈包甩在地上，助手抓着一個青年的衣服猛力一拉，身子因為被牆板擋住，沒有摔落下去，但是衣服從領口至胸襟都給撕裂開來。另外兩個青年舉起了手裏的木棍……我不能再緘默了。

「不要鬧！」我顯示着威嚴：「你們打算往那裏去？」

「同志！我們到襄陽！」被撕爛了衣服的青年，操着生硬的北方口音。

「到襄陽就下車！」另外兩個放下了舉起的木棍，氣喘地跟着說。

「趙同志！」我打着司機的招呼：「放過一次吧，讓他們到襄陽下去！」

「……」司機瞪大着兩隻受傷的鹿似的眼睛，沒有說話。

「襄陽不下車，搥碎你們的骨頭！」助手說着把司機推進原來的位置。

車在嗚嗚地開行了！

一個側身於困境的人，對於別人給他的一點同情和幫助，的確比那在生活安逸時受人逢迎和供奉要難忘與寶貴得多！我和苗對這三位青年僅僅表示了二點同情，他們却把當成了唯一的恩典。一路來毫無忌地說着：他們怎樣艱苦地打南方來，又將怎樣艱苦地投奔到陝北去。中間有一位——剛被撕爛了衣服的——從南洋回來的青年說：「在外國聽到的宣傳是：共產黨，八路軍怎樣歡迎和優待華僑到陝北學習，並且各路都設有一招待所」和「轉運站」，延安又是怎樣地活躍而富有詩意？在一首歌裏寫着：「夕陽輝耀着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青山結成了堅固的

帷屏」，又說共產黨怎樣堅持統一戰線和爭取國共兩黨合作成功……於是我們抱着極大的熱忱，投入祖國的懷抱，到了漢口辦事處，正是失守前的兩星期。我們一行五人，同由海外來此，質詢他們往陝北去的車輛和給養問題時，得到的是一個冷淡的答覆：「自己設法，克服困難」，像一盆冷水澆頭，各人都沉默着在懷疑自己的耳朵。後來四位中有的仍然回去，有的加入了其他救亡團體。我因為回去既缺乏旅費，工作也沒有興趣；同時，還總想去領略一番實際的延安！這樣就同他們（指着身邊的兩位）背起行囊，由漢口動身了。饑餓，疲乏，不斷地襲擊着自己的身體，再也遇不到什麼「招待所」和「轉遞站」之類的東西了。關山遙遠，誰悲失路之人呢？……他顯然是在抱怨。

「上車」！一聲粗暴的叫喊，打破了夜的死寂。我們從樹林裏，燃燒着的枯枝的餘燼旁邊立起，北風在樹梢打着呼嘯，小溪繞着林緣在亂石間奔流……

我們爲了要避免空襲，黎明之前趕到襄陽。

（四）草灘分手

「我愛這悲哀的國土，
一片無垠的荒漠」，

「——我看見
我們的祖先

帶領了羊羣，

吹着笛笛，

沉浸在這大漠的黃昏裏。」

巍峨的鐘樓，高聳的雁塔，連綿低峙的秦嶺，溫存妥貼的防河——渭水，渭水上橫貫着的「塵埃不見」的咸陽橋，和橋頭的衰柳。……一切都浸漬在那蒼烟瀰漫的「夕曉」中，浴着金光和紫色，漸漸地，漸漸地模糊到天際線裏去了。

十一月十六日的下午，一行三十多人，開始由西安出發；我也就把皮囊擱上肩膀，手裏拿着一根木棒，像高爾基出發在露西亞上飄流時的裝備一樣：冒着撲面的風沙，和刺骨的冷氣，在橫向陝北的古道上彳亍着。大車發出笨重的奇響，沙土的浮面劃出些交叉或平行的軌跡；很清楚地蜿蜒到看不見的地方。公路的高凸處出現了一羣駝載——那些龐大而毛絨絨的駱駝懶洋洋地直向我們走來。南方人，尤其是像茜那樣的南方人，恐怕很少有機會看到這樣大批的駱駝隊的。記得幼時在學校裏唸書，先生講過「要學獅子的氣力，猴子的敏捷，駱駝的精神」的話，這大概是指牠有「忍耐」和「負重」的特點而言。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十九都缺乏這種精神。我回頭瞧瞧自己的同伴，心裏想着：「青年人呵，學學駱駝吧！」

今天茜一巡就不暢快，好像有什麼嚴重的事體要到來似的。兩手放進大衣的口袋，北風吹着蓬亂的髮鬢，身子蜷縮在一輛順路搭乘着往延安去的驢車上，沉默的淒愴地望着那無邊無際的黃埃，好像在冥想著悠悠的塵影和回憶那招待所裏難忘的一夜，……

不過偶爾也瞻顧一下散落在山坡田野間茂草的小白羊，和白羊旁邊牧羊的女人的倩影。西安招待所，那使人難忘的一夜！在我倆——不，和我倆遭遇同樣或更慘的命運的青年人的心上，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黑影。我第一次體識到共產黨人對於精神的完全忽視和對於人類間至性至真的感情一概抹煞。但，那又只限於異己間的。因為他們自己的妻子和兒女，是不會被迫着折散和分離的。這在他們也許另有一番辯證的解釋，所謂：「世界上決沒有單純的作爲一般存在物」的。共產黨人就恰是這「一般」中合理的「特殊」吧？

「大家注意！」正在吵鬧着的屋子裏，一個穿黑布大衣的中年人幽靈般的出現着。「明天準備動身，男同志到甘肅慶陽，女同志到陝北延安，旅費自行籌措」。說完他在黑暗的角度裏消逝了！

這時三十多個男女青年，全都相顧失色。幾個四川小同志躺在板鋪上嘆喏着，大概是憂慮着自己的盤川。

「各位同志！兄弟有點意見：」一個新由山西調回訓練的老同志站起來了。「今天大家抱着高度的革命熱情，到抗大學習，這是如何值得敬佩的事；不過，另外還有一部分經濟比較困難的同志，同樣抱着這種熱情，——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應該不分你我，盡大家應盡的義務，幫助他們達到學習的目的。」

「吳同志的意見很對！」穿黑布大衣的又在人叢裏出現。「說什麼你的我的，今天，同志就該幫助同志。按過去的辦法是：把各人現有的錢登記起來，再依入數日數攤

算，我想不會不發！剩餘——到迷目的地——仍然照比例退還」。

「學校，怎麼一毛不拔？」是一個低微的耳語，像一縷輕烟似的很容易被人忽略。

「王同志提出的辦法，有反對的請舉手！」暗室霹靂，門背後撞出了一位黑旋風李

達——大概也是所裏的辦事員——不經推選，乾脆就擺出主席威風。

全場沉默着。——一種戴上口罩的沉默。後來我和茜口袋裏的那僅存的幾十元法幣

數目，也就被一位同志用變色鉛筆登記到一本Note Book上面去了！

天上沒有星，室內沒有光，夜是漆黑的，漆黑的伸手不見掌。

茜點燃了一支菸蒂，開始在整理那些原打算帶去的舊和我混用的東西，現在都得檢開分成兩份。堆滿一床，壓滿一箱，件件從伊的箱底翻出，再仔細地折疊入我底行囊。若是偶然發現一處不打緊的破綻，或是有扣子脫落了的地方，伊總愛舉起那慣例繃繃的手兒，一針一歎息，一線一悲傷地綴補着流浪者的衣裳。衣裳上留着沾惹着的紫羅蘭的芳香；從這殘餘的香味裏，我恍惚捉摸到一些私有的往事之痕跡。

清冷的院子，仍寂寞地徘徊着一些失魂似的青年，其中間，有同伴，有伉儷，有已經

是孩子的父親和母親的人。……他們被——看的哽咽，隨着每一步踏在枯萎的落葉上的聲音，突破了夜深的黑暗，襲擊着紙窗內另一對青年的敏感的神經和脆弱的靈魂。

「芸！想不到事情會變，……」一個男子的聲音。

「跋山涉水，冒險犯難，到頭來還是要我東你西。」女的抱怨着

早知如此，為什麼偏要結婚？」另一個女的聲音。

「婚姻妨礙革命嗎？毛澤東爲什麼要兩個老婆？」男的動氣了。

「孩子誰管呢？……」第三個男的聲音：

「你要來，你就管！」女的賭氣着。

板壁縫裏透過來一絲微弱的燈光，穿黑布大衣的那位王同志，跟「夜半歌聲」影片裏宋丹萍的背影一樣，憑窗佇立，兩肩高聳，兩臂向後支撐在桌上，旁邊立了一位像乞求着什麼似的青年，眉頭交攢着。

「內人已經有着孩子，怎麼好讓她單獨去呢？……」聲音顫抖着。

「同志！革命感情超過一切感情。……」話裏帶着諷刺。

「難道夫妻在一起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着學習，反而是妨害了革命的感情麼？」

「……」

「我真不懂！他們在外面拚命招搖男女問題怎樣自由，這裏又硬要人家把關係拆散

。」有人在懷疑的批評着。

「爲什麼？爲的要男同志到甘肅去開疆拓土，要女同志到延安去當商標廣告！」

「……」

冷風打着窗櫺上的破紙，煙蒂早經燃滅。我們抖擻着淡過了這黑暗而寒冷的難忘的夜！

「嘩嘩」！一聲刺耳的皮鞭，在空中鞭打出帶有威嚇性的怪響，驚動了無知的騾馬，也驚醒了沉浸在回憶裏的黃。日沒以前的風越發咆哮着稱尊於這荒涼而死寂的廣漠。

我們的影子在大道上慢慢地拉長，變淡。……墨黑的歸鴉從白楊樹梢飛過，屋頂上寂寞地飄繞着晚來的炊烟。

我們的宿營地——草灘——到了。這兒是一個離省城三十里路的小村落，大概不滿二十家人，牆垣坍塌在地上。公道兩旁有五六家順帶賣吃的宿店，女同志就歇息在這裏。我們另外找到一間土地祠，地上積滿了羊糞，塵土之類的東西，骯髒得要命。只好胡亂地鋪上些草蒿，麻秸，就攤上自己的行李，算是臨時宿營地。同志們有的啃過幾口大餅就疲乏地伸直了腿子，有的還在絮絮地談天……。

夜色是朦朧的。樹林裏閃過一星燈火。

「口令！」礮樓上發出了聲音。犬在村落中狂吠。

黃曉着我的右臂，緩緩地踱向荒涼的田野。白楊蕭瑟地響起哀曲，寒蛩也爲我們奏着驕歌。茜默默地凝注着天上的星星，我回憶起安南的一夜。……但是已經沒有那衝出雲團的一輪皎潔的光輝的月亮。

「曼！明天，……」伊嘴角的弧線顯出了痛苦的綫紋，聲音梗塞在喉管裏。

「是的。明天，明天我們將要分離：你朝着那橫天的北斗，我向着那混濁的漚河前進！」

「曼！明天，……」她完全倒在我的懷裏。「明天，我怕那第一個升起的太陽

「不，在那烈日的紅光裏，會有我們永恆的生命跳躍，飛奔！」

(五) 晉東南去

「進到殘暴的狼羣裏，我飄泊在蒼茫的原野，

我覺得冬天的來到他那種戰慄，可怕！

而冰冷的氣息撕碎我的皮膚」……………

Joachim du Bellay

漫天飛舞着雪花，羣山盡都變成了白麵饅頭。既沒有道路，也沒有足印，也沒有人的烟。——什麼都沒有，只是廣漠巨大而耀眼的白茫茫的一片。有的時候，冰雪積壓着枝葉的矮樹林裏，會走出一兩隻兇狠的山虎和饑狼，直瞪着眼珠，使人頓時生起恐懼來！我們的隊伍拉成長長的一條行列，蹣跚地爬上慢慢高起去的山坡，向着那羣山低峙着的灰白而柔和的天際線走去。

「Ruby, forward!」銀粉一般地白雪鋪成的坡地上，顯示出一列鏗行的字，這已然是他，……我想。於是稍停一步，讓後面的趕上前去；再用自己的手杖在「forward!」的下面輕輕劃上兩個字體較小的漢字：

「冰痕。」

糟糕！說時遲，那時快，女同志的行列跟着就在後面到了，這一場惡作劇，也許要被她自己揭穿，我急忙轉過身去，一溜煙地跑進了原來的隊伍。

猛烈的北風像一柄鋼刀似的直貫入人們的胸膛，冰冷的氣息撕碎皮膚，四肢麻木的盡失了知覺。我們把大衣的領口高高豎起，耳朵算是得了一層防護；免掉受風吹凍。但是，很快地領口的周圍因呼吸着的暖氣而凝結了半寸厚的白霜，還有口腔，鼻孔，眼睛的旁邊，……全蒙上一層小的白色結晶體。我這才相信古文上：「堅冰在鬚」，並不是誇張而是寫實的句子。山路傾欹地蜿蜒到遠處，被同志們踐踏過無數次的窄狹的路面上，成了一塊琉璃的嵌冰的滑板。跌落下去，不掉在深谷中作成肉醬；也會在潔白的雪地上留下幾點殷紅的血斑。我們提防着！挨次的將腳掌着實的抵在前面的背上，慢慢用臀部滑落下去。渡過一條冰河，抹過幾個山灣，一排黑黢黢的破鑿洞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洞口有幾隻喪家的野犬，寂寞的搖擺着尾巴，許是守候着戰亂離鄉的主人的歸來吧！

這個地方是離開慶陽百二十里，到鄜縣還有二百四十里的苗村。東北軍和紅軍曾在這一帶作過殘酷的鬥爭。硝煙漫漫，小百姓全都相率逃生。從此數百里外人煙滅絕，田疇荒蕪；現在那些敗瓦頽垣，殘骸白骨，要不暫時蓋上了這一層粉飾的白雪，我想還是歷歷可見呢！一幕慘痛的悲劇，在我們的歷史上，將留下一頁不可磨滅的血的教訓！「Hoo—」曼，我的宿營地在這裏。」冰很遠就喊着，然後把我帶進一間漆黑的窟洞。不，也許是歲天在雪地上行軍，腫孔縮小了的緣故；其實洞裏不見得太暗。

「呵，你不要去接 Rudy 麼？」
他笑了。

冰是我在慶陽認識的一位性情敦厚的知交，他在燕大是讀政。

而且對文學戲

劇都很有興趣。天資既聰明，待人更和藹可親，我們的年齡相若；我們的志趣相同；我們有年青人共有的坦白，真誠，和熱烈。……在一個選劇會上，我們又同被選為戲劇編導委員，這樣我們就朝夕相從，感情非常和睦。青油燈下，商編着劇本；慶陽街頭，閒逛着談心。或者荒榛臺草，斷碑殘碣間追尋那往昔繁華的遺跡。……

慶陽是清朝的慶陽府治，在甘肅東南，位於涇川的北面，依據着涇水河水為池，形勢十分的雄壯，古昔是一個殷繁的都邑。唐朝陸贄所謂：「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為昭德蓄威之地」的話，就是指此地講的。可惜如今衰波凋殘，不過一個小小的城市。尤其是經過紅軍的一番蹂躪，更加荒涼得不成樣子。「雙十二」事變之後，據說這裏劃為「統一戰線區。」（？）西北環縣屬的蕭關，隱藏在深遠的山中，勢難飛越，稱着關東北面險隘，是關中的四關之一。東邊合水縣境，郭汾陽的墓就在那裏。

冰是十一月移到此地，比我稍早一點。那時抗大第五大隊正從延安搬到慶陽來成立分校，校長是一個法國留學生叫着何長工的。校部直轄八個隊，每隊人數總在百五十名左右。第二隊的文化水準較高，差不多都是大學以上的程度。我到了這裏以後也和冰一樣被編入了第二隊受訓。不到一月的光景，延安方面又決定分要離開這座莊嚴的古城。

一到晉東南去！

我先隊的紅綠標語為了響應和推動這個號召，很快的用特大的字體寫着展示在街頭

，牆角，操場的籃球架上。開會呀，動員呀，準備工作呀……鬧得天花亂墜。但是，我在這中間看見許多不得已的笑臉，強迫的歡欣，和故意的興奮！那是他們自己的（民先隊員和黨員）禦防組織上批評和打擊的一種假面具；誰也能够一擱即穿的！不過，最可詛咒的是他們把自己不願受的批評和打擊却偏轉嫁給予異已受用，特別是非黨羣衆！因爲這些人裏面，有許多受着客觀條件——家庭，社會，工作諸關係上的限制，不能跟他們過黃河而要請求退學，或是調延安學習。後來學校也看到利用青年（民先隊員）打擊青年（非黨羣衆），只是徒然！不但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不必要的摩擦，。於是在形式上印發了一種所謂意見表——緩衝同學們的憤懣和疵議，實際上也是不會採納這種意見的；除了服從到晉東南去的以外。巧妙的手段！後來許多同學竟上了圈套，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行軍以前，是答應「允予考慮」，或竟說「到了甘泉再把你們送上延安學習」。行軍以後，天曉得，那才是一個最大的誑騙！

「曼！晚上開動員晚會，希望你參加，不要辭謝」。冰是民先隊員，對於內部的情形自然容易明瞭，所以特別關照著我。

「爲什麼呢？將有不利於我嗎？」我半驚詫半不在乎的問著。

冰把手插進那紫色呢質大鑲的口袋，目光透過銀邊眼鏡，冷靜而警戒的看看周遭的廣場，和廣場上偏西的日影。吁了一口氣，然後像煞有介事的轉注看我：

「呵，不，他們——」他遲吞了一下：「無非是想「殺一警百」，故意強調某一點來打擊不能到晉東南去的人！不過——他們知道你最能講話。……」

「因為我最能講話，所以就成了第一個該被打擊的目標？」

「是的！」

「奇怪，——」我懷疑着，「學校不是允許我們有自己的意見嗎？」

「不能有相反的意見！」

「原來他們嚷着的『民主』就是這樣一個帶有括弧的民主！他們嚷着的『動員』

就是這樣一個綁架式的動員啊！」

「……………」

「識時者為俊傑！」在這種恐怖的環境下，隨便一頂帽子都可以適合你腦瓜的尺碼：什麼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空談主義，尾巴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漢奸托匪，動搖份子等等都可以。於是，我只得「免開尊口」，挾起尾巴，讓他們穿着鼻孔跑。在這嚴寒的冬日，冒着風霜雨雪的侵凌，爬過高山峻嶺，走遍空谷冰河……………要不是有冰的慰藉，那還不知要怎樣的寂寞和痛苦呢！

人們在戀愛的過程中，一切痛苦和疲勞的自身都會起着昇華作用，而轉變為另外一種滋味的感覺。冰本來沒有我能夠吃苦，因為他一向受着燕窩生活的薰陶和冶煉；然而現在却日行數十里，站在 Kees 的面前，仍無半分倦色！我自己覺得一陣自傷，一陣妒羨。

「熱情麻木了疲——倦，
戀愛充實了空——虛。」

Kady 擁着滿懷白雪，撞進了已經是火光熊熊的密洞。伊那在冷氣裏消失了紅暈，又已然掛上了腮邊！冰忙着爲她排去身上的雪，她眼裏閃耀着洋溢的光，很嫵媚，很迷人。那正在虎噬着小米乾燒的人，也忘記了繼續向餓饞的皮囊充塞。他倆儘量談，儘量笑，絮絮不休的竟無所忌憚。空氣裏飄蕩着軟語溫情，和伊那似有意又似無意的微笑。……一個嚴寒的冬夜，在寂寞的旅途上；誰還相信有這樣一段艷麗的羅曼司呢！

Kady 是們最能體貼人意，而又溫存嚴謹的女性；伊那綽約的風姿，端芳的品性，並不會因這丘八式的「二尺半」，有過一分減損。她和冰在燕大時是同學，推到他們的相識，或者說默許，「當然也是那時候開始的，不過，經過了這一次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浪潮的沖激，把他們從「紫禁宮」中，飄流到荒涼的邊徼；感情的嫩芽，自然是益發的滋長了！

曙曉的光曦中，我們這一羣灰色的動物，又開始冒着寒冷的朔風，在冰雪積壓着的山路上蠕動着。

一九三八年的最後一日！除夕，我們趕到了延長。

那是一個宿雲初霽的冬晚，陽光正照看雪地裏的枯楊，有水滴從枝上滴下，……大夥兒有的忙着在山窪裏敲冰汲水，有的上街採辦葷素，有的用斧頭劈裂枯柴，……看來正是預備一頓豐盛的年夜飯。

「反正渡口敵人不肅清，我們絕對不走」，大家的心像一條緊張的彈簧，忽然鬆

弛下來了，這是當幾天那兩船做了「黃河裏的魚」的犧牲者給我們的自信。果然，消息傳來是「停止待命！」

郊外的北風怒吼着，像山鬼在啼哭，我睡在被窩裏發抖，想起這歲暮嚴寒的冬夜，那關山萬里外淪陷的家鄉，和那朝朝暮暮守着兒子歸來的慈母！……

(六) 病

「子夜的析聲，

多麼悲哀，

那是一個白髮駝腰的老更夫打的。」

我兀自躊躇的在滿目荆榛的叢塚中受戮了椰輪和誘惑。嫉妬，吝嗇，物欲，忿怒，饕餮，慵惰，驕傲。——七大障礙——齊向我張開了血腥的虎口。我的靈魂感覺得最大的威脅，怔忡，顫慄，惶恐，……自信沒有聖安東（Saint Armand）抗拒誘惑時的那種矜持和不屈的力量！淒厲的風聲，陰森而寒冽，我的頭腦暈眩着；心兒沒有主張。只好等待那孽障們的一映；一映，眼光攀援上巉峭的巖壁。那裏有可以隱蔽身體的薜荔和蕨蘿藤。但是當我的右足剛一踏進巖石的罅隙，就有一隻粗獷的胳膊扼住我的喉管；接着一根沉重的鐵鍊套上了我的頸項。掙扎無力！吶喊，無用！只得跟着這不可知的曳力在山坳裏踉蹌。

路上沒有光，前面冷清清地，黑魆魆地，只有飄忽的幾星燐火，算是唯一引路的光耀。

。從那一閃一閃的光耀裏，我看見那個拉着鐵鍊拖着我跑的，是一個猙獰的夜叉鬼！偶爾蹣跚着些軟綿綿地蠕動和腥臭的屍體，一陣膩滑。肥大的老鼠，灰白的蛆蟲遍地侵擾和咀嚼着。這一定是個「屠場！」我想。

「嗚——」鬼呀！

一大羣偏體白毛茸茸的僵屍，頭上披着長髮，眼睛裏放出綠光，口唇翕動着，嘴角露出鋒利的獠牙，……漸漸地從道旁向我的身邊挪動，我恐怖極了！捏了一把冷汗，身上無量數的毛孔，個個喊救似的張開了小口，但是不敢出聲，因為恐怕夜叉鬼會扭頭把我吃掉。

「羅睺羅阿修羅王駕到！」一道刺目的金光，接着一聲震地的雷響，把前面那獨木橋頭號咷頓足的冤鬼嚇得不敢動顫。一個身長十餘丈，口腔圍徑七八尺，皓齒巉巖如林的巨魔，佇立在鬼門關口。瘋狂地直攫那些白毛茸茸的僵屍，和號咷頓足的冤鬼果腹。我們一步一步的接近，眼看夜叉鬼就會把我推進那慾壑難填的虎口，化為糞便。頭皮一麻，渾身癱瘓無力，好像一個綁赴刑場的囚犯似的失去了知覺。慢慢地羅睺羅羅的目光轉注到我的頭上了，一個巨大的爪影，——

「噤聲！」一聲怪叫，夢魂擺脫了死的恐怖。醒來遍身冷汗，浸透了污膩的被衾。這時，同學們鑽在草堆裏早就睡熟了，誰也不會留心到我的死活。唯有窗外淒涼的月色，探頭探腦地爬進破爛的洞口來，窺伺着一個病態魔魔的流浪者，輾轉在鋪滿腐草的潮地上發出微喘的哼聲。我的頭還在發燒，太陽穴的神經激烈地進跳着，心裏好像烙着一

塊熱鐵似的難受，兩耳微微作鳴，口腔儘吞白沫，四肢抽搐地打着寒戰，我焦急得哭了！

夜是幽靜的。偶爾聽到隔壁「老漢」家裏溫和的絮語，和小孩的夜啼，我就渴望着得到一點潤喉的水滴，清涼一下我這燒炙着的心。然而我這「渴望」啊，却還始終只是渴望着罷了！我想：這要是自己的母親，聽到這夜半的呻吟，……：

「梆！——梆梆！」

子夜的柝聲，多麼悲哀，那是一個白髮駝腰的老更夫打的。我下意識的把手放進了被窩，想在內衣口袋裏摸出那只精巧的 Wrist Watch 來測一測夜來的深度！但是，撲了個空。我這才失望地掉下兩顆渾圓的熱淚，不忍讓手兒馬上離開。——啊，原來我是被迫把它出賣了！

那是兩年前的一个荔枝時節，我在廣州長堤的一家錶舖裏，花了二十五元錢把它買來的。以後它就陪伴着我每天飛行，——飛行在羊城的雲際，飛行在柳州的上空，飛行在昆明湖畔，——和幫助着我計劃完成一切重要的工作。每個早晨催促我起待朝暉，每個夜晚撫慰我甜靜安憩；我愛護它像愛護着我自己的身體。因為我若是在空中有着那瞬間的不測，它也是會跟着粉身碎骨而殉命的！它沒有錯誤，沒有厭倦，也沒有虛假。它是那最好的友誼和最好的品性的象徵！

啊，現在我竟把它出賣了。——那是因為我沒有買命的吃藥錢啊！

就大對於學生是從不關心的！不但在健康和幸福上沒有必要的保障，就連最低限度

的生活資料也還不能充分的供給。每天行軍總是兩頓小米稀飯，半碟爛菜，吃得半飽半餓，空着碗底。同學們身體很健的，變成很弱。弱的，越發是皮裹着骨頭不成人形。他們指甲頭髮，都很長很垢，身上長滿了銀灰色的虱子，腳上從不着襪，連草鞋也是漏了底的。——這漏了底的草鞋，你也許相信會是學校發給的吧。其實這都是學生自己把襯衣撕爛了打成的。因為襯衫在這兒並無絕對必需的價值。若是沒有襯衫可撕，沒有材料可打的人呢？那就只有靠自己的本領實行「游擊主義」（註）了！不過別人也早就築起防禦工事，打着「關門主張」的旗幟。以前每月每人發一元抗大證券，還可以到合作社去換雙草鞋穿；現在一律停止發給，那真是死路一條！上級對同學答覆是：「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兩句空洞的口號。另外要同學組織「互助委員會」，算是唯一具體的救濟辦法。可惜互助委員自身，不是「不願互助」，就是「無法互助」的人。所以工作也難於推助！

說到「病」，這裏是把它和虛偽、懶惰、驕矜、自私、貪吝、一切極壞和極可鄙的東西歸納於同一的邏輯範疇看待。病人既得不到醫生的管顧，也沒有藥品治療；更談不上公家拿錢出來叫你去請「大夫」！所謂醫務人員也者，不過是就同學裏面挑選出幾個稍懂醫藥常識的人出來，担任一點名義上的衛生工作而已。談到治病，那完全和病人一樣地無知。

病人在物質上已經缺乏必需的救濟，相反，在精神上還要遭受意外的摧殘。指導員隊長之類，爲要保證百分之百的完成上級遷移計劃，和維持自己的榮譽地位，不受任何

批評與指責起見，就不得不利用平素蓄養的一批同黨黨員，飛揚拔扈，給病人一種難堪的諷刺與不合理的批評。什麼「消極怠工」，「少爺脾氣」，「個人主義」之類的話，常常像一支冷箭似的飛來，刺痛你這顆惶惑不安的心；做爲他們那防止病人，打擊病人和壓迫病人的手段。這種不管別人死活，祇圖自己飛升的陰謀詭計，是值得有良心血性的青年人咒詛的！

醫生說我是患重傷寒症，需要花錢吃藥。但是我那兒有錢呢？那僅餘的一點款子，不是已經被他們一次一次的剝削殆盡了嗎？什麼母校基金勸募，同學會捐，農具捐款，互助基金等等，名目繁多。現在，現在我真是「莫名一文」了。然而，「病」逼我「吃藥」，「吃藥」須得「付錢」，……同學嗎？無力援助。幹部嗎？自顧不暇。指導員見到病人就是冤家！……在這種貧病交迫的景況下，我走頭無路，只得忍痛出賣了自己的錶！——一只價值二十五元的手錶，托同學在延長街上一「求爹爹，拜奶奶」地才換得了一張薄薄的五元「法紙」，我沒有說話。

是一月底了！黃河渡口的敵人警告肅清，校部命令緊急，要我們兩天內趕過黃河，我仍然是「病入膏肓」，「沈痾在抱」，他們雖咬牙切齒，但亦莫可如何哩！

一個月黑燈昏的夜晚，我獨自蹣跚地跨上小毛驢，別了延長東三十里的玉佛村，循着廢墟的方向前進！這時，我完全懷着一股堅忍不拔，要與惡劣的命運相決鬥的意志。沒有懼怕，沒有心驚，也沒有畏縮。縱使就是他們會馬上追上來給我以致命的危害。

「懦怯卑劣的野獸每每成羣出沒，惟有雄獅獨自徘徊在洪荒之中瞻前顧後！」記得

臨行時，冰對我說起的關於亞爾佛萊、維尼的話。

註：游擊主義就是揩油的意思。

(七) 無花的春天

應該是杏子花開的時候了。

大江兩岸長滿了碧油油的嫩草，金黃的棠花香遍田野；柳樹搖擺着婀娜的新枝，在那湧天的波濤裏，開散的白鷗浴着春之曙光，追逐風帆的遠影。對岸矗立着的馬當高峯，橫枕大江，迴風截浪，是長江國防上的一道天險。自昔有着：「山之險莫過於太行，水之險莫過於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則又開乎馬當」的古語。抗戰以來，在這條封鎖線上，曾給予過敵人重大的損失。民族軍命上已經寫下了一頁可歌可泣的神話般英雄的

故事！

跳下長江的汽船，背向着江南的村樹，山莊和原野，讓滾滾的江流在後面嗚咽着。繞了幾處森林，越過一個土墩，就可以走在那縣長的桃柳夾道的圩堤上了。我最愛在這鄉路上乘坐「人力推車」——那帶是父親知道我要從省城回去時，預先給安排在這邊候的。——開邁的流覽着大自然的風景，和聽那車輪中摩擦出的「唧唧唧唧」的輕叫。溫柔，恬靜，悠長；而又帶有幾分意外催眠的魔力。

短短十五里路程，不消一會，文峯塔尖，魁文閣頂，聖廟的赭紅的磚牆；極比的灰色的屋脊……都一一在噴霧含烟的柳樹梢間顯現着。一抹微紅的朝霞，融合杏林曉色，

是司春之神帶來的春天的淺笑！在這淺笑的春天裏，父親臉上會更深的刻劃着堅強的紋路，弟妹們仍然是歡欣鼓舞的鼓掌推開窗戶。

「哥哥會從那紅雲裏面，駕着飛機回來呀！」

「……………」

母親在半睡的狀態中，被他們攪醒，剛一擦開微腫的眼皮，就開始望着那芳草無邊的兒子歸來的路上……………」

「曼！你儘想些甚麼？」茜問着。其實，她恐怕也在回憶那常常提起的昆明湖畔童年的往事；而却偏要裝出若無所思的樣子來。

「唔，」

我像是大夢初醒，流盼了一下半凍半溶的水，和夕陽淡淡的光輝，覺得一切都變了。眼前圍着我的還是濯濯的童山；——山坡上掘滿了那久臭又黑的鑛洞，像給挖去了眼珠的眶骨一樣深陷得使人害怕！橫臥南面的姑嶺山上懸着寂寞的孤獨的塔影，抗大校本部就在那下延的一排鑛洞裏。北面蟠據着清涼山，和古塔遙遙相對，那上面在某方面說，並不是一個清幽涼爽的環境，它囚禁着許多活的青年，也秘密的埋葬了許多死的青年。現在各隊都鬧着失蹤的消息，我想除掉是自己開了小差逃出邊區的以外，其他，總可以在這裏找到他們的名字，或是尋到他們的屍骨吧！

當嘉固，清涼兩山之間，夾着一個遼闊的平原——是廣施東門外機場。在這兒，我看見 Fleet 教練機 Landing 過兩次，但都沒有採聽牠們的任務。機場東端是一望無涯

的平野；西端僅隔一條延水，就是延安頭上所謂「莊嚴雄偉的城牆」！一半依偎平野，一半盤繞西山，每天太陽探出腦袋就照徹這座寂寞的空城，和空城上的烏鴉！昔時這兒屯駐重兵，外衛塞北，內蔽關中，是一個國防的重鎮。但是因為陝北先天貧瘠，又加上人禍的摧殘，五十萬邊民生靈塗炭，整日過着「原始人」不如的生活！吃小米，住窖洞，穿破衣……毛澤東還講過這裏十八歲大姑娘不穿褲子的故事。弄到這樣淒慘的地步，從前在陝北關門做皇帝的井岳秀固然要負責任，然而××黨的乘機暴動，搶糧，燒房，殺人，分地，使大部分農民脫離了生產機構，這更其是要負主要的罪咎！

盧施——今天××黨的根據地——在貧瘠的邊區，還算是比較繁榮的城邑。（不過，這種繁榮是外面人來捧持的；更確切一點說，是陝公抗大的學生捧持的。）城內幾家合作社，街旁擺滿了專售日貨的攤販，徘徊的人羣中除掉學生和幹部之外，還夾雜了些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他們身上不是披了一件日本大衣，就是穿着灰布制服，有的戴上一頂俄式軍帽，還佩上一朵青天白日的帽花，街道很窄，房屋一派古風，節孝牌坊遍處皆是。自從敵機一再光顧以後，老百姓都相率作鳥獸散，合作社也遷移了，滿街盡是塵土瓦礫，頹牆上飄着幾張褪色標語，勢將被風捲去。每家屋頂都開着偌大的天窗，甚至完全坍塌。光景是荒涼得不成樣子！人們白天幽靈般的懷着一顆恐怖的心急促的邁過這些破爛的街道；黑夜，那就只有憤怒的冷風陪伴這岑寂的空城！

「應該是杏子花開的時候了！」黃威慨的說。「可是，陝北還這樣冷，我真奇怪××黨怎麼選出一個這樣他瘠人稀的區域作根據地？」

依稀的暮色中，延水旁邊，一堆堆，一羣羣，盡是抗大的青年男女。唱歌散步，轉角，談心……我和苗也照例的要乘這機會在一起討論些問題，然後各自歸去——苗住北門外五大隊，我住清涼山下的三大隊——路不甚遠，但隔了一條延水，現在河冰還是依然凍結着。

「走頭無路，不選這樣的地方，又將怎樣呢？一九二七年以後，××黨失去了城市產業工人的基礎，她的活動就幾乎完全在農村裏面，後來又經過五次圍剿，再從比較進步的農村，退到完全小規模原始生產的角落。由於歷史的邏輯必然變質為一種農民解放運動（？）。這就是說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間的極左時期徒然壓制富農和小工業家和商人並無效果之後，共產黨才公開承認不再反對資本家和富農，甚至城市的小企業家也已經得到了保護。」

「你說的是一九三五年中蘇區宣佈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麼？它的效果為何與蘇聯的大不相同呢？」

「是的。因為中國的蘇區並沒有像蘇聯那樣發展的近代大工業。當一九二一年列寧宣佈新經濟政策容許農民經營商業的時候，他說明了『支配的上層』——大規模的工業——仍然屬於社會主義，但是在中國的蘇區，並沒有這『支配的上層』；她是一種小規模的原始生產地帶。在這種地帶的新經濟政策完全沒有阻止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

「你以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沒有她存在的意義麼？」

「本來黨的政策，早就變為純粹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資本家的了，在最低限度

政綱上所宣揚的目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也正是國民黨數十年來流血犧牲而圖謀實現的！只有三民主義才真正是解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唯一的主張。它絲毫不用牽強附會而始終與民族利益相一致。××黨在原則上要根本改革土地制度和解放農民，國民黨同樣要改革土地制度和解放農民，××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國民黨則更英勇更堅決的在為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奮爭！所以今天××黨還要在政治上獨樹一幟，可以說完全失去了牠實際的意義。」

「西安事變以後，××黨不是正式宣言服從三民主義，擁護中國國民黨了嗎？」

「最奇怪就是他們一方面服從三民主義，一方面又曲解三民主義；一方面擁護國民政府，一方面又破壞國家整個行政機構成立所謂『邊區』。其他如各機關各學校的證章，仍用紅星作為標幟，八路軍也仍用斧頭鐮刀的紅旗，用意何在，殊令人難於索解！」

「他們却是理由充足，振振有辭。說邊區是人民生活改善得最徹底的地方，邊區是抗日的根據地，不但不應該取締，而且——」

「邊區的人民生活改善了嗎？」我聽不信欺人的騙言，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一本邊區問題的筆記，引了一段可靠的詳實調查報告，讀給苗聽：

「現在邊區免除了一切苛捐雜稅（實際那麼苦寒的地方，也根本無苛雜可捐）專徵救國公糧和鹽稅。

「徵救國公糧，是以每年秋收後每人平均實際收穫量作徵收計算標準，每人一年收穫在三百斤以上到四百五十斤者，收百分之二。在四百五十斤以上到七百五十斤者，

收百分之二，在七百五十一斤以上到一千零五十斤者，收百分之三，在一千零五十一斤到一千五百斤者，收百分之四，在一千五百零一斤以上者，收百分之五。不滿三百斤者免收。此外還有所謂自由捐助，不拘多少。

一從表面上看，這樣的累進徵收，徵取率又小，人民負擔可謂微乎其微，但若仔細一想就大大不然！邊區土地已平均分配，每人約可分地三畝，每畝約合三畝，好地壞地平均每畝收小米三四十斤（根據延安郭家莊農民估計），依此類推，每人每年收糧不過三四百斤。每人每日食糧以來一斤計算（實際須一斤四兩），每年即須三百六十斤，此外種子，油鹽，農具，衣服，牛羊等消費，亦須用食糧換取，每人每年勢非收糧五百斤，不能維持生活。今邊區政府以三百斤為徵糧（變象新捐稅）標準，實不啻明知人民行將挨餓，仍以奸聽名目搜羅其食糧。甘泉，延安，延川許多農民說，他們的食糧，只能支持到陽曆六月。甘泉強縣長也這樣說過，新中華報却依然大書特書說甘泉救國公糧已徵收到四五百石，延川的救國公糧已徵收到一千一百餘石。

一再拿邊區政府徵收的公糧和正糧作一比較，甘泉縣的正糧原來是一千五百餘元，如今四百石（猶未徵足）救國公糧，以延川市價每斗七元計算（每斗六十餘斤）即值二萬八千元，較正糧多十八倍！延川縣的正糧是八千餘元，一千一百石救國公糧，值七萬七千元，亦較正糧多九倍以上！這個數字讓臣賦最重的四川人聽了，恐怕也少不得要大吃一驚！

「這還是每月在中央領了六十萬元津貼，如果連六十萬元津貼也沒有，人民的負擔

「又該增高到什麼程度呢？」

「實在，」苗好像有所動似的說：「陝北也就太苦了！難怪他們想要離開此地，企圖到較好的地方去建立新的根據地和新的堡壘，像冀察晉，晉東南，豫中區……」

「黃金時代的瑞金，××黨也許永不忘懷吧！然而五次圍剿，終於不能不狼狽出走，那麼即使有了新建立的根據地，又安知不遇到同樣的打擊呢？——假使他們不真正覺悟，爲國家，爲民族的前途！」

「……………」

苗再沒有說話，只是望望那漸漸低沉的落日，塔頂上綺麗的雲霞也慢慢由紅紫變成暗淡，再由暗淡而變成灰黑了。大地已然刮着冬天的風，人間沒有一絲春意，我真懷疑延安山上何時還能長滿那嫩綠的小草。

「是回去的時候了，苗，你冷麼？」

「不，」伊搖了搖頭。我送她到那半凍半溶的延水之上了。

「真有些不慣，在這樣苦寒的地方，雖是大好的春天，也見不到一束鮮艷的花朵。」

「嘿嘿！」我笑着說，「這就叫作無花春天！」

（八）峭崗

碉堡上的每挺機關槍都裝進了子彈，現在只等那顆彈簧一縮伸，子彈就會發狂似的

慘叫，在黑暗的空裏畫着弧線；掉落到我們的腦瓜上來！一羣無辜的替死鬼，站在死亡線上，還找不出所以然死的理由呢！甘受盡惡的青年人呵，你們的鼻樑骨上，既被人家穿上了鐵套環，就不要再以爲是金項圈吧！

夜霧像輕紗般地籠罩着山崗，俗河裏的水靜靜的流着。白天會有人赤裸着身軀，躺在沙灘上晒太陽……現在一切都僵臥了。米糧山上的槐樹林還依然在夜風中發抖。一二三四……無數的模糊的黑影在森林附近蠕動，慢慢的由遠而近，傳來一陣急促而沉重的掘土聲，擊破了夜深的岑寂。五月的安定是恐怖的！

晉西的戰事，一天緊張一天，柳林，軍渡萬分危急，天真赤忱的同學們，成天撕破了喉嚨，喝着悲壯的黃河之戀：

「我願做黃河裏的魚，不願做亡國奴！……」

魚還可以作浪興波，掀翻鬼子們的船，不讓他們渡黃河！不讓他們渡黃河！……

唱的人滿眶熱淚，聽的人也熱淚滿眶，但這並不是悲哀者的淚，倖倖者的淚，失意者的淚。這淚水中正跳躍着生命，希望和光輝；蘊含着勝利，幸福與微笑！就在這種時候，八路軍又日夜的在趕築工事，不過，他們似乎疏忽了那應該警戒的方向，反而是把槍口朝着保安隊的屋頂和縣政府的大門！

「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家的心都屏息着放在緊張的弦上，不敢有一秒鐘的弛緩，提防着那悲戚的時日到來。平常的夜晚，各隊照例祇站兩個哨兵，現在忽忽增加到三個以上，同學們的精神就不免有些周轉不過來。白天挑水種地，煮飯搗煤……大好的光陰整個忙於生活，已是萬分無聊，何況平日又要輪上兩次晚崗，這就不怪人家要嘖有煩言了！

灰黑的天空浮游着一團一團的白雲，夜街是清冷的，就連賣宵夜的紙燈也都寂滅了！四點的崗已經交過，又該輪到A，C兩同志和我自己了。

「媽的，真夠倒霉！剛躺下去，叫崗的給你吵醒；吵醒睡去，又該輪到站崗！」不大有脾氣的A，今天也弄得三竅冒火，七孔生烟。他把兩腿狠命地夾着那桿用麻繩繫牢的破槍，然後將子彈帶胡亂地橫捆在灰布大簾的外面。捆好了，又不屑地擡上那桿破槍，踉蹌着跟我走到向街的營門口。C帶着兩顆木柄手榴彈在後門警戒，我自己是班長，可以不帶武器，却負着游動和連絡的任務。

「太沒有意義。為什麼偏要替人家去當砲灰，和自己的弟兄們火併呢？」我看着那無數的蠕動的黑影，聽着那沉重的掘土的聲音，實在再也壓抑不住心頭的鬱悶了。

「可不是？最可恨是我們一批同學，毫無認識的受着他們的蠱惑，滿街搖旗吶喊，捕風捉影地大罵「頑固份子」，「摩擦專家」實際做了人家挑釁的工具。不過，這又畢竟是少數，大部份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仍然是維護着正義，真理，和光明！他們壓根兒就不贊成這種卑鄙醜劣的手段——斷送國家民族生命的手段！而且正在想盡一切

有效的辦法來破壞這些陰謀詭計和緩衝這一觸即發的危機哩！」A開始像是很氣憤，隨後語調又轉得十分溫和而愉悅地說着，但是聲音都很低抑，顯然是有着一重顧慮的樣子。

「不管有意無意，誰附合了這次的舉動，誰就等於直接做了國家民族的罪人！××黨是滿口的合作統一，一味的欺詐離間。如某位同志所講的一樣：我們滿腔熱血，不顧一切艱苦，跑到延安來學習抗戰知能，那曉得他們却教了我們些馬列主義，統一戰線，還要我們加入××黨試問這些玩意和打日本鬼子有什麼關係？談到受軍事訓練何必一定要跑到陝北？比如他們教機械化兵團，根本連機械砲，坦克車，甚至大卡車都沒有，空講空聽有什麼用處？而且教師自己究竟會不會使用新兵器，也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至於統一戰線，一句話就是：各黨派各階層精誠團結抗戰到底！還有什麼可講的？講起來先分析統一戰線的歷史，由國共合作到國共分家，由國共分家又到國共合作，把合作的功勞，完全寫在××黨賬下，把分家的罪名完全放在國民黨頭上，使學生無形中激起信仰××黨憎恨國民黨的觀念，這是有意的成全統一戰線呢？還是有意妨害統一戰線呢？唉，「多行不義必自斃！」××黨人的不講信義，不顧大局，終會受到全國人民的疵議！不過所可惜的就是一批抱着救國家救民族的決心而來的青年，將會遭遇一個完全相反的結果！」

「青年人不是綿羊，他有的是反抗的精神和鬥爭的勇氣；他要把一切不合理的都變成合理，把一切腐敗的都變成新生，把一切黑暗罪惡，都變成光明真理！目前李同志他

們的行徑，不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嗎？不然，這小小的瓦礫堡，恐怕早就該變成舊日的安定了。（註一）他們秘密跑到豆團長面前的一番說話，的確代表了大部份抗大青年的呼聲：

「我們五位是抗大學生秘密派來的代表，特向 貴團長申明對此次事件所取的態度。（當然甘心父其蠶惑和麻木的除外）我們深信當前的急務，是要全國一心，同舟共濟，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國家的生命，和祖宗的基業！對於××黨，我們也一再援引過魯迅的話，向他們作忠實的勸告，所謂：『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正是階級的立場。』意思就是不希望在這山河破碎，敵騎縱橫，父母墳頭血跡未乾，萬里關山狼烟猶熾的時會，再有一幕豆箕相煎的慘劇扮演，在中華民族優秀的兒女之間！假如這次事件不能玉帛相見，那麼第一個遭受悲慘命運的是一羣無辜的青年男女——國、家社會的維他命素，而不是××黨的自身！現在正準備把這種意思擴大影響到我們青年的陣營中去，讓每個有良心有血性的中華兒女都團集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為祖國生存奮鬥到底！我們的步伐堅定、沉着、勇敢，不怕任何的艱難與困苦，摧殘與誘惑，希望 貴團長本忠黨愛國之精神，扶民族傾頹之大局，勿信無稽的謠言，勿中××黨的奸計，抗大多數青年的心，始終是獻給祖國的！……」

天上的星光微明，夜霧籠罩着山城，我仰起頭來向天空一望，臉上早已接受了兩三點清涼的夜露。對角豆腐店的門縫裏透過來一線淡薄的燈光，有人在嗆咳着。A燃着了「一枝風車牌」的捲煙，又開始說下去了：

「現在、李同志是被人家以私通頑固份子破壞抗日大學的罪名控告了！聽說已由軍法處解押到延安。我很爲他的前途擔憂，因爲××黨的手段是毒辣的，他只曉得一味的利用青年，却從不爲青年打算；凡有不甘於利用者，就要一概蒙其戕害！蟠龍解往延安去的五個青年被處死刑，瓦窯堡山溝裏的遺屍……不都是很好的股肱嗎？」

「你不要儘往可怕的一方面想，固然事情未必不如此，但是也未必定如此！李同志是一個有學問，有能力，有理想和有血性的青年，他的不幸，就是整個有希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們應該設法營救他，但是尤其應該堅定我們自己，不受任何的唆使，煽動與蠱惑！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爲大多數人勇敢地走上哥爾各塔（Golgotha）！」（註二）這才算是真正營救了他呢！」A睜大一雙鸚鵡眼睛出神地聽着我的話，那枝風車牌的捲煙，在指縫間燃去了半截。我搓了搓微冷的雙手，腦海裏浮出一個夜一般黑的頭髮和一雙柔和的眼睛的影子。

「你的話很對，我們最好把這個意思傳達給每一個哨崗上的同志！同時要告訴他們共產黨所謂『人要犯我，我必犯人，』『以磨擦消滅磨擦』之類的话，無非都是煽惑挑釁，要想鼓動青年人再做一次白白的犧牲！」A更加激憤了。

「青年人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我肯定的說，「但是，不可使它浪費！我們要把互相監視的眼，互相仇恨着的心，還有互相對比着的槍口，都一齊轉過去，對着那民族當前的敵人！」

「班長！」一個沙啞的聲音在耳邊響起，C忽然突笑的佇立在我的身後。「隊長說今晚恐怕有動作，要你特別注意。」說罷他仍然在黑暗裏消逝了。

「要真有動作的話，該怎樣處置呢？」A這下倒慌張起來了。

「不會的。××黨難道不知死活？這完全是虛張聲勢，聊以解嘲罷了。前幾天日團沒有開到，那的確是個危機！他們野性猶存的老幹部，都想躍躍欲試，一舉而緞盡保安大隊的槍械，甚至逐走×縣長。一時鬧得滿城風雨，貼標語列，武裝示威，寫恐嚇信咧，可是，事不湊巧，偏偏從榆林方面開來個××軍的日團——這比起幾天來釋囚示惡的一個警備隊來，自又大巫見小巫了。從此，衆寡懸殊，他們也只得掩旗息鼓；並且還想拉攏日團，以爲緩頰之計。一方面在「磨擦專家×××」，「頑固份子×××」之類的標語上很快的加貼一層「歡迎勞苦功高的×團長」之類的標語；一方面就大施美人計。你不知道我們的政治委員在抗大合作社大宴請其日團的×團長嗎？並且還特地邀請了黎莉——」（註三）

「黎莉？」A好像很驚訝的樣子。

「怎麼？你還有什麼酸素作用嗎？」我故意打趣地說。

「笑話、笑話……」A連連地擺了擺頭。

「……」

「口令！」巷口閃過一個人影，是老百姓出來小渡的。那漸漸地洒在牆壁上的響聲，代替了他的回答。

九，南旋

天上黑雲遮滿了，雄鷄好像在打着瞌睡，東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亮？

註一：安定故址毀於內戰，新址在其東南三十里之瓦窯堡。

註二：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上的地方。

註三：抗大頗負艷名的圖書管理員。

這一天是「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

蔚藍色的天空，不掛一絲雲彩，太陽晒在頭頂上，穿件單薄的衫兒，都覺得有點熱燥。住在招待所裏的同志，只有我和T是徵得了統一戰線部和參謀處的同意，准許購票候車，其餘的二十幾位青年男女，恐怕就等有了盤費也只能安步當車——走到西安去！苦啊！尤其有孩子的女人，丈夫被拖過了黃河，自己無錢又擠不出乳，成天還要受着招待員難堪的冷眼：

「同志！款匯到了嗎？這兒不便久住的！」

「款匯到了，沒有交涉好車，又怎麼走呢？」

「那不關我們的事，請自己設法好啦！」

「……………」

這一類的爭執和吵鬧，幾乎每天都要發生，我暗自微伴我是被允許了候車，否則不也照樣要接到招待員嚴厲的逐客令嗎？這時我真好像是受寵若驚，莫知所云！T當然是華僑

的關係而蒙到優待；我却因為友黨友軍和幾次談話的結果。今天一大早，我就卸去了軍裝，換上一套黑呢西服，笑容可掬的跑到我的坑前：

「哈囉！十一點鐘有車，趕快起來吧！」

「有事？」突然我的心境像從憂鬱的陰霾中重見了明朗的天日似的，高興極了。一跳下床，就把被褥捆起，不趕緊的些書信物件，任它棄置滿地，也顧不得再去檢視一遍了！旁邊悄悄的站着一些沒有緣法坐車的同志，常常投過來一瞥貪婪的目光；怪寒愴地。是羨慕，又是妬嫉；是悲憤；又是哀嘆！這一下，可真的被他們看得難乎爲情了！覺得自己同樣是浪跡江湖的遊子，飄零顛頓的少年，爲什麼我偏要接受人家一點施予的小惠，却讓它增加我們彼此間心理上的距離呢？你自私自利的可鄙的人心啊！對弱者的不幸，不但沒有絲毫的同情與憐憫，反以爲是自己幸福的對照和陪襯！我不敢再想，只感到無數的流矢，一枚枚直刺丹心！

在距十一點還有一刻鐘的時候，我們趕到了南門外車站。一輛破舊的軍用卡車，早就擠滿了二三十個穿灰布軍服的青年，男的臂章上印着「八路」，女的符號上填着「護士」，統統沒有階級和職務的區分。我和T都搶着屬雜在他們中間，取得了一個可以容膝的地位。摩托開始在轉動，汽缸排出幾口冷氣，車子就駛出了車站，在漫長的道上滾進着。

「哈哈！不想我八個月來邊區的生活，會在今天要告一個結束的！」我暗自歡喜得幾乎要發出聲來，回頭流盼一下延安的城垛，和嘉嶺山上的寶塔，心裏覺得一陣輕鬆。

一陣愉快，像是百戰歸來滿身血污的勇士，正在領受他成功後的榮譽一樣。

「世界上沒有不費力的成功之士，沒有一個不是通過驚風駭浪、以血戰後的面目站到新地點上的。」現在我更深深地體會到這幾句話的意義。去年我閃電一般飛來，今年我又閃電一般飛去！這中間橫亘着的盡是荊棘的林木，高兀的山峯，深闊的流水……我幾乎沒有一刻不是以戰鬥的姿態出現着！

那時還是未來延安的前一個星期，我在瓦窯堡。空氣十分緊張，環境也特別困難，稍微有點不留意，就會含着莫白之冤，戴上一頂「漢奸」「托匪」的大帽子。然而青年總是青年，要說的話，還是要說。於是鼓起勇氣，憑着我這三寸不爛之舌，去作爲戰勝一切偏見，誤解和異端的鬥爭武器。別人見到也許以爲有幾分冒險，而我却認爲是理直氣壯，無所忌憚的跑到了支隊部。

「支隊長，學校方面似乎再沒有延長學習期間，和非要我們過黃河不可的理由了！第一我們遵照抗大招生簡章的規定，六個月訓練期滿，而現在多數同學都已逾限到一年以上；不但不給他們畢業，反而又要增長時間，這於公於私，兩皆無益。尤其今天中國的青年，應該把他們的時間拿去爭取民族的生存，不應該老在後方作理論上的追求，探討。這因爲時代不允許啊！第二抗大多數同學，已經是有着各種職業的，不一定要他們通通離開原來的崗位，割斷一切家庭社會關係，跟你們過黃河去打游擊；第三現在各隊造成了一種不過黃河不革命的空氣，好像黃河就是橫在革命與不革命二者之間的鴻溝，這完全是一種矯枉過正的錯誤觀念……至於說到我個人，除了上述一般的原因之外，

，還有其他原因寫在報告裏，所以有請求提前畢業的必要！」

「同志！抗大不是普通學校，它是帶有軍事性質的！軍事需要集中；凡是軍事上的命令，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把重音特別放在：「軍事」，「命令」，「集中」等字眼上。

「不錯，軍事上是需要集中的！但是，你們不又常常說過，軍事上的集中，先要通過政治上的民主嗎？」

「好吧——」他支吾其辭的：「我看不必做些無原則的爭論，關於你個人的問題，可以予以考慮，不過，切勿聲張！」

後來我的確沒有聲張，僅僅是把這個可以通融的消息，暗暗傳給了一些悲哀地有着不得不請假的苦哀的同志，好讓他們也增加一點要求上的勇氣罷了！

一個陰鬱沈悶的上午，忽然接到大隊部——「准予提前畢業，並限即日離隊」——的命令，但，這是秘密的。於是我就很興奮地揹起了行囊，在細雨霏霏中，走出安定城，踏上了那泥濘的灰色的小路。第三天到了延安，來不及拂去身上的塵土，一溜煙地就跑出了北門，到女子大學去探望舊。這時那些古城塔影，黃土青山……都引不起我的興趣，一心只是默想着久別重逢馬上就會展開在我的面前的快樂！特別拉長了腿子，三步當兩步地來到女大門口。

「曼！什麼時候到此地的？」抬頭一看，是舊的同學Y同志在喊我。

「呵，剛剛！」我氣喘喘的說着：「舊呢？」

「你問舊嗎？她是乘今天的早車到西安去的！這裏留下一封信，要我轉給您的。」
「……………」像一盆冷水澆在燃燒着的心上。我沒有說話，極力把眼淚吞嚥到肚子裏去。夕陽的光輝已然照耀着我的往昔並肩走過的草原，延水也還是那樣的溫存而妥貼。我在暮色蒼茫中，別了Y，寂寥地返回寓所，在一盞香油燈下，我展開了舊的信：

「曼！

今天一早，我要在曙曉的光曦中，搭上南行的車子，離開這悲哀的古城！這件事，也許要引起你對我的懷疑：爲什麼不經過一番商榷，就一意孤行呢？是的，我喜歡這樣做。我的行踪要如遊絲一般地自由，飄蕩。到東到西，不受半點羈絆！

雖然，我愛你敬你，但是我更尊重你的自由！我不願意讓我的心旌動搖你的一言一語，讓我的意思影響你的……，正如你從前對我說過的一樣：

『不必難過，你有你自己的理想，對於你自己的生活，自然也有你自己的認識，只盼望你不會錯誤！』

我這次走的動機，是因為女大還要一年才能畢業，而在此一年中，又不能真的教給我我要用的知識，所以不願把寶貴的時光，在這裏無聲的虛度。今後我要實際的走上前線，做一名英勇的戰士，爲祖國把熱血湧流！

曼！你是一個前進有爲的青年，你的跳躍的生命，曾經蘇醒過我冰冷的心胸。不過你的血氣太盛了一點。孤傲的性格，也太顯著了一點，這原是偉大而高尚的人格

表現！但是，社會上有幾個能懂得這種偉大和高尚的人呢？所以你的熱情，你的勇氣，常常要遭到一些惡魔的摧折！朋友！我勸你還是涵養一點，多讀點書，這會使你認識到世界人類思想的奇偉，把你的精神引到軌道上去！車快開了，就此擱筆，祝你永遠
健康和愉快！

苗 二八、七、五、延安車站

「嗚——」我從悲哀的回憶裏醒來，趕快拭乾了浸潤的雙頰。
夕陽中，車到了鄜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新中國文化
叢刊第十種
遊絲集

每冊定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蔓 鋤

印刷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